

藝文疏狀揭論議  
說傳序跋賦  
詩  
金石雜誌舊志序

秦州志  
卷卅二  
至卅六

海  
秋

泰州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三

疏狀揭論議  
說傳序疏賦

疏

請嚴黨惡疏

明王紀

春秋嚴亂賊之黨國典重同叛之誅宸濠計不足以謀遠力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徵以爲應援徵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爲同逆計耳如前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之樂官矣徵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獲宸濠之間諜矣徵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宸濠之孝行以釋主疑賞宸濠之軍士以結心腹又令都吏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一

發官軍器具器械期三更齊集候三司官四更入揖且收杭州各城門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震地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預令三司擁兵自衛其夜不知何爲也又聞徵曾遣人齎金帛於宸濠府中賀壽驅弓匠十二人舁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產其初至浙江盡出軍器堆積如山候江西調用又有周管家者凌虐軍士毒害人民勒取財物數踰十萬罪惡不可紀極况徵乃逆瑾餘黨積謀背叛今宸濠已就擒獲徵尙雄踞浙江伏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以除逆黨以靖地方謹疏以聞

奏改麻疏

明華湘

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麻明時爲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爲歲虧盈之互易爲月晝夜之還轉爲日經緯之錯列爲星辰步算之周審爲麻數而王者天之子也麻數在躬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麻之明否而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夫麻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

周末凡十六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也一麻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長於麻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可已遂與麻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麻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而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十一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元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

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厯天止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厯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也授時厯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令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厯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

合於天哉夫不隨時改政求合於天則厯必差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爲明歲差以正厯學事濫以臣應之仰惟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厯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以凡陋之軀生繆膺重任竊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厯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一類焉蚤夜憂惶罔知所措然於治厯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厯者三家一曰漢太初厯以鍾律起者也二曰唐

大衍<sup>麻</sup>以蓍策起者也三曰元授時<sup>麻</sup>以晷景起者也  
惟以晷景則就日體測之豪忽微渺不可得而遁者元  
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  
今欲正<sup>麻</sup>而不登臺測景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  
望陛下以欽天道而授民時爲重准臣暫住朝參督率  
曾改麻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業  
善於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辰昏晝夜推  
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  
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纏月離  
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纏度紫氣月孛羅喉計都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四

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錄上之乞敕該部延  
訪四方之人能知麻理之楊雄善立差法之邵雍沉潛  
智巧之許衡郭守敬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方  
今天下涵 聖化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  
以備驅使也

請慎簡輔臣疏

明

沈良才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覲敕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馬  
崔元輔臣翟鑾壞臣子大宗伯嚴嵩目侍朕躬忠勤罔懈希忠  
元各加太保鑾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嵩兼武英殿  
大學士在內閣同鑾辦事仍且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

旨餘官俱如故如敕奉行欽此欽遵臣等照得簡命輔臣朝廷重典皆由聖明英斷非臣下所敢輕議臣等竊惟內閣之職論道經邦調元贊化上以表率臣工下以保安黎庶其任甚重必得人品心術爲天下第一流者始克膺茲選陛下御極以來每有員缺慎加推選未嘗輕授誠聖主進賢如不得已之盛心也臣等查得禮部尙書嚴嵩明掌南宮於今六載其貪汙姦諂俱有指實屢經言官論劾章疏甚多人品心術卽是可驗皆莫逃聖明洞察之下矣今一旦驟膺簡命首率百僚不惟輕朝廷絲綸之寄亦恐失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官不備惟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其人所以慎選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仍留禮部辦事使其勵忠正之節庶可挽鼎餗之譏陛下若念其共侍之勤則兼官華秩恩賚逾常亦足酬矣况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亦臣子職分之常豈足爲勞哉臣等待罪言官不敢隱默伏乞聖明垂察

請停加鳳米疏

繆

欽

珍所

切爲揚州府屬爲國家咽喉要地水旱兵荒七年於此而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受害尤甚蓋揚屬南枕大江獨四州居其下流勢如建瓴西連淮泗北帶黃河東濱大海所稱汙下瘠駁之區也欽等所居之屋所種之田一

堤之外與蛇龍爭窟而處崇正四年建義等口堤化盡沉水底高寶泰田土一望巨浸三歷年所向非我皇上慨允災民徐瑞等之請立敕修築欽等久被溺死又地形前高後低稍水則江儀等縣盡以爲壑稍旱則尾閭所注立洩湖海以故四年至七年無不苦水八年苦旱九年又苦水十年又苦旱卽今欽以四月離家又赤地千里蝗蝻叢生矣向非我皇上歷允災民楊元等之請立議蠲折則欽等久被餓死歷年流寇垂涎揚城戰守軍需屬邑敢不黽勉且水陸輸輓鳳米之後又加鳳米徵比之苦莫保妻子降罰之累上逮有司以致累

死里長陳遵黃九龍等七十餘命里長韓陳姜等至今遣戍遐方其他剝肉醫瘡罄竹莫書萬厯年間南京巡倉陳御史痛悉此弊具疏積災郡邑賦重民疲等情奉旨停徵高興寶三州縣仍照舊原額獨泰州於原額外尙溢徵七千六百餘石彼時亦姑承認再俟呼籲迄今五十餘年頂戴國恩殫力勉輸惟以四方多事不敢求減今乃一旦議徵或亦未悉欽等李代桃僵之苦有如此耳據其大指謂足軍精夫計缺額之精必問全額之軍今日軍額安在卽云湊募兵勇夫旣用之募新兵則非需以養額軍可知矣何幸我皇上天日照臨特於部

撫按之疏惠頒軍民兩便之旨百萬生靈一綫  
於此夫卽請徵此米不需以養軍則今停徵此米必無  
不便於軍又可知矣或者曰議復非以議增豈今日之  
民力顧紓於昔日之民力又或者曰今日因糧溢地何  
者不事權宜然正從實糧實地起科不累窮民盡繇孔  
道而白馬射陽等湖刦掠蠹蠹歛等日派牽輓夜輪護  
送較他屬尤苦向非我皇上赫然命師劾期勦堵則歛  
等卽未被賊殺死亦久被賊累死此正如尪羸之人強  
支重擔稍爲減輕將來猶望撐持再加益并前擔亦  
盡委仆者乃南倉張主事頃有復徵久停鳳米之請聞

命之日老幼驚慌進退無路已復竊念年來水旱盜賊  
皆荷我皇上大德生全乃延今日堯舜在上何幽不燭  
何傷不軫萬不得已三千里跋涉上叩九閭萬一邀聖  
恩浩蕩而生猶愈於承加額敲朴而死也敢以四州縣  
鳳米加額顛末爲皇上陳之鳳陽倉米舊額高郵州一  
千六百一十三石零泰州二千二百八十四石零興化  
縣六千一百七十石零寶應縣二千六百一十石零歷  
年徵解止此耳嘉靖二十七年江南蘓州府偶值凶歉  
突將彼地應解鳳米二萬八千餘石飛派高泰興寶四  
州縣而歛等破身家累子孫之慘害始此矣嗟嗟沮洳

水鄉膏血幾何漕米之外又徵鳳米也我皇上一則曰  
暫累一年再則曰始徵一半猶愀然其不寧焉欽等代  
人輸糧無田虛派歲供其見徵之半已屬偏枯併索以  
久停之半將見立斃此其便不便之分數當有惻然於  
皇衷者伏乞聖明俯念鳳米原係飛派災苦委屬頻仍  
鑒此實情徑行俞免抑或撫按見此酌畫併乞敕下  
查議照前停徵又臣等草野愚民泣陳災苦不識忌諱  
字稍逾額統惟聖恩垂照施行欽等匍匐昌懇瞻望天  
恩不勝戰慄激切之至

案舊志以欽入 國朝列俞澂宮偉銓後今篤行傳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八

從之

江北在京鄉紳合懇塞高家堰疏畧

謹按高堰者北當淮泗之冲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爲  
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  
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南保障全藉此一堰  
是豈可輕議開洩者善乎河臣朱光祚疏云以三丈之  
水勢灌千里之下流仰受既不能容俯承又不能洩數  
郡縣不胥而魚乎此不易之確論也近日建議諸口以  
錢糧不敷工料難集欽限三月踰期未完民間之田尚  
沉水底東作失時西成何望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

束手待斃而三插一開勢必以淮揚爲壑行見淮泗之水滔滔東注將高寶一帶漕隄蕩爲湖海運艘挽牽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皆湮沒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將問之水濱必至冲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則數百萬國稅誰爲輸供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衡于逝波若待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塞又不知費朝廷幾巨萬金錢如是而國計民生甚不便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是何可不爲之深思也議者又曰高堰旣不可開則何以設三插也臣等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

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插建之自萬厯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議堙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數郡民生漕鹽國計關係匪輕抑亦審于形家聚洩之理有利于蓄而不利於開其爲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哉臣等生長淮泗之鄉沐祖宗數百年培養習知地方利害之原輒不勝鯁鯁過慮而共攄其愚忠如此

請理海口疏

國朝

宮夢仁

爲淮揚水患異常疏理海口宜急圖列情形乞  
敕從長勘議務使一勞永逸實裨 國計民生事<sup>臣</sup> 本年正月  
間具有恭繹

恩詔專河工之責成一疏部覆請

敕總河會同總漕江南總督逐一詳議具題此特從淮揚上流  
起見就平日而言也昨總漕臣帥顏保恭報異常水災  
疏稱自揚至淮兩岸石土隄工處處告急衝決多口河  
湖相連汪洋一望民舍盡行倒卸田上皆沈水中又船  
從江南來者云自揚至淮在常時不過三日程今且非  
半月不能達輕舟如此則糧舟可知上河如此則下河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

可知其關係輓運之咽喉東南之財力誠非淺鮮此固  
不可以一日不治者治之而不審衆水歸墟之勢徒爲  
逐節小補之謀等水衡之金錢於泥沙化百姓之膏血  
爲藪澤旋衝旋塞再塞再衝欲冀安瀾以紓

宵旰之焦勞殆亦必不得之數矣<sup>臣</sup> 請得而詳言之夫黃水視  
淮水爲通塞所以捍淮水使崑會黃水者高堰翟壩一  
帶隄岸耳其上流爲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  
逆之西注會黃水以滌淤沙下流爲白馬諸湖五湖之  
間皆爲漕渠要害漕渠自清口對岸入天妃牕南下六  
十里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十里達於寶應

汜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伯湖隄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江都又折而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二派於瓜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茱萸灣插東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於泰州曰鹽河自泰州東西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爲寶應又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其間膏腴錯繡阡陌比隣草蕩鹽場星羅碁布周迴千里祇憑舟楫爲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溪諸口入海曰下河上下兩河惟恃一綫河隄蜿蜒間隔登隄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十一

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醵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隄岸之藩籬藩籬不用門戶因之失守固已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閭也灌於喉而漲於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閭而謂不洚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善治水者莫如禹禹貢一則曰入於海再則曰入於海孟子亦曰禹以四海爲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爲水所歸也明矣豈歷官河上諸

臣獨不見不聞而故爲是泄泄從事乎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滄海桑田每多安土重遷之慮因緣爲奸煽惑衆聽謂此不可剗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心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爲首稱其自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碇口之新洋港伍佑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團河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滷河口丁溪馮家壩之龍開港以及車兒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何云剗始也卽欲爲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澤耶至民竈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遽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深之賁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而曰口僅取其爲出水之門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無已更施品椿於上流杜其出入而建牖以時啟閉慮且萬全此誠千古不易之理而萬世永賴之休外此類皆因循補苴苟且塞責不則變通之術亦必不得已而後行者矣前聞總河臣王光裕由泰州有海口之行或亦逆料水之必來隄之難保雖康熙七年間畧經開濬而一地有一地之海口一口有一口之分流此之通不能代彼之

塞故欲爲是舉耳乃數月以來未聞 題請保無難於  
慮始格於浮言可開可不開二者相持而卒未有定耶  
臣非不知此時而建此議或者笑其迂謂猶之饑而植  
禾渴而穿井雖疾無所及也顧今日勢縱等於燃眉計  
猶可以徙薪及此不治遂甘委之無及恐不至水患日  
甚一日故道年廢一年不止又或者謂諸逆雖漸蕩平  
餽饟尙煩經畫木石夫役之費於何取資兼以一面修  
築堰隄一面開濬海口諸工並舉不無顧此失彼之憂  
或卽於淮揚兩府間

敕部別議一一事例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以助成功猶可幾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三

幸萬一不然無論已決者難期堵禦未決者必至懷襄  
卽幸而堰隄得治而宣洩無由民生終無甦息之期  
國計更無取盈之道卽目前軍需所倚辦先盡付之空  
言猶且歲報災傷日冀蠲賑豈爲人臣者實心任事體  
國爲民之義所敢出哉 臣蒿目時艱粗明水利不敢  
緘默不言亦不忍隔膜相視爲此條陳字多逾格並繪  
漕隄海口被水州縣土田圖進土田圖進

呈如果 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乾斷施行

狀

申安撫司乞兵馬糧食狀

宋 岳 飛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四

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墩與金人大砦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土馬瘡痍尙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茭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卽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裨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揭

請謚名賢初揭

明 劉萬春

爲合闡應謚名賢乞賜採擇以光大典以昭公道事古者士大夫歿而易名以彰嫩行爰有謚典雖褒崇各異其於表章眞儒闡揚忠直風勵人心均也職鄉淮海一隅名賢輩出或以一代大儒鼓吹文治或以兩間正氣砥柱乾坤功業與文章並茂實錄與清議齊芳而易名萬一掛漏此亦熙朝一缺典也茲以職鄉諸賢之最著者與舉朝高賢碩哲共評隲之一爲泰州王心齋先生名艮先生少未學問讀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詫曰此絕類

王巡撫公之談學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賦二詩爲贊上坐論學辯難屢日始師事焉先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雖村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儒者彬彬如也所著有格物要旨勉仁方樂學歌并語錄等書傳於世蓋前哲稱先生之學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與越中並稱王先生辛丑館課表揚畧盡竊謂議易名于今日未有逾於先生者也一爲興化胡心安先生名獻先生事親敬謹人有戲之者曰汝父怒

汝卽日夜請罪父以戲解之再三方起居室相敬如賓  
無情容媿言中宏治丙辰進士選庶常改試御史時戚  
畹張鶴齡兄弟恃勢橫甚人莫敢撻先生以試職上疏  
直糾蒙詔獄廷杖謫湖廣藍山縣丞尋升河南宜陽縣  
知縣剛峭神明一塵不染考課天下清官第一歷提學  
僉事憲副卒於官有子一人赤貧骨立亡何死無子邑  
士民立專祠尸祝之顏曰仰止先生自幼至登第處家  
處官矩步不苟言笑不妄窮顯不改節至今里人喜譚  
樂道之一爲林東城先生名春亦泰州人先生家貧甚  
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行歌自若從王心齋先

生游聞致良知之說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  
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居常以竹箒注膏繫衣帶間唯所  
適則出膏於箒然火誦讀堅苦已如是舉嘉靖壬辰會  
試第一選戶部主事調禮部主客又自禮部調吏部色  
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也而長厚清苦惟繩墨自立以  
母安人病癱臥謝病歸養則益恂恂謹甚如故儒生時  
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嘗  
以間走安豐就王先生叩所疑義有海安巡檢逆之屢  
日先生一蹇一奚巡檢呵殿而過其前先生爲遜立田  
畔物色之不得其起爲選郎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

謁諸過客舟不亟謁供帳又薄若不知爲吏部者後淮  
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先生白太宰以過淮事薦其廉靜  
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居無何病一夕卒出其橐  
僅四金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守刺賻  
之錢以葬蓋自束髮至易簣未嘗一日不講學其論學  
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家只餘數椽蕭然四壁里人今  
猶思之一爲宗方城先生名臣亦興化人先生詩文絕  
世海內推爲才子至今騷人墨士幾欲向百花洲而憑  
弔焉顧先生志行相尚不獨文菝其在比部也時楊忠  
愍公橫死先生與王弇州輩經紀其喪哭之以文柄臣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七

切齒特爲主爵者所知其在銓部也門無雜賓心淡如  
水司功管外計所斥黜任怨秉公人莫得見其面自是  
側目者衆柄臣乃擠之外其參閩臬也丁倭寇入會城  
諸監司各守一門先生得西門會報寇至各門俱閉百  
姓號哭不得入先生開西門坐詰而入之復檄壯士有  
不肩薪穀而入吾西門者不得納蓋先生度人聚無食  
用必亂故人各持所有以入所全活以數萬計而又撤  
城上兵廬曰兵不雄之行間而雄之屋上哉激守陴者  
決死戰閩竟以無恙尋卒於武夷止止庵中易簣時立  
占三絕句而逝閩人歌思之不衰郡邑遍祠於學宮武

夷山專祠焉亦無子一爲通州顧冲庵先生名養謙先生舉嘉靖乙丑進士時李文定公在政地館選且屬意矣先生顧雅有劉忠宣張簡肅志考選日避居西山已乃除計部歷滇閩粵浙勞勩爲多其部杭嚴會陰賊馬文英煽搆辱撫臺率七隊陳德勝輩橫行鼓亂衆莫敢誰何先生不動聲色密授方畧於防汎不移時立捕文英等九人斬以徇遂單騎入營召譁卒前語之曰若等法當死吾第坐首亂餘貰不問一軍慴伏後督遼左撤封貢酌市歛修屯置壘至親犯矢石擐甲登陴以先將吏嘗從數十騎按小凌河猝遇敵幾十萬先生開門張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八

蓋取卮酒飲不輟敵驚愕逸去卒設伏擊斬無算尋進位少司馬以雄才大畧稱焉此外又有淮陰邱震岡先生名度先生涵養深厚世味淡然自司李迄光祿卿俱廉惠有善政而其矻然大節尤在處御史劉臺一事旣忤江陵相旨深恤劉御史之父復絕口不言德其古誼有爲人所難者諸先生音徽未沫月旦同推况已經奉旨下部職等輒敢掇拾見聞以質公論惟名公俯采焉

請諡名賢再揭

明

劉萬春

職等昨有應諡名賢一揭爲王心齋胡心安林東城宗方城顧冲菴邱震岡六先生而發也其芳躅懿行畧具

前揭業已達之當事名公以備採擇矣揭內止於六先生者蓋因世遠人亡公論以久而定故掇拾遺事用光盛典此外尙有忠肝蓋世如凌僉院儒清操絕俗如劉職方永澄學守俱粹如王吏部納諫皆熙朝之俊特千秋所景仰者也祇以蓋棺未久宿草猶新雖切一念之秉彛少俟將來之蒐集數年之後當有起而昭揭之者矣

論

論地方形勢

明 陳應芳

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楊子灣漕河東爲鹽河專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九

爲漕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爲泰州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閣而北一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場草蕩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爲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

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均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爲近汜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閭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閭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况大於喉小於尾閭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

論田賦分數

陳應芳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臯此三面故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兩岸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千石有奇豆八千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三里盡下河矣北界興化則科米五萬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

河至五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泰州奈何以三千掩五萬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因此一方而令不得其平也吁嗟乎冤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泰州尚賴有此三千石也卽大水爲患猶可藉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作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久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之至欲

強令富者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井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而歛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令豐者代歛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泰州初爲海陵縣後又分爲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臯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爲泰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爲如臯又稍析爲興化以故上下兩河泰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泰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臯盡以上河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泰州乃不

酌其分數顧令同類於如臯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  
寃哉

論正改漕兌

陳應芳

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浚澗  
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  
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顧錢糧額派於縣  
官爲維正之供於百姓爲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  
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  
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奈  
何得輕言蠲大司農於四方秦報災傷往往急起運而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十一

緩存留而不知存留之於地方卽起運之於京邊無得  
而緩焉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  
則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言  
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補閏二六等費計納  
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五錢止矣何  
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水脚過湖等費計  
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  
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折之數年例若干漕司留以  
待四方不時之災而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  
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

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  
司府就地方之原額爲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  
不識漕計此其大畧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  
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色矣折色  
未已并折色又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廣被於興化者  
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他方同有是灾者俾高寶  
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  
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  
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  
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沈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三

之別糧之出於田也於高寶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  
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沈寃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  
哉矧復使爲興化代糧抑又寃之寃矣請得肆言之維  
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  
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  
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爲例每糧  
一萬當得正兌若干石改兌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  
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爲例豐者加正  
兌減改兌歉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  
徵輸之內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

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泰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爽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於均平之法成數無不脗合各年派單由票府州見存卷案歷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千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年因仍遂爲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四

以一郡正兌六萬石而泰州至二萬九千是十分而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泰州止一千九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顧不知漕規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旨則必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有所減此旣蒙其害彼必蒙其利益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厚桑梓維時水災尙不

然已力爲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漕額  
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爾  
以改兌易正兌則應得正兌原額仍就三州  
六縣之可也三州六縣旣通減改兌則應得改兌  
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  
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裁之泰州彼兩州六縣  
者正兌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  
說也對興化言是泰州爲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縣  
言是泰州爲各州縣分代起運也揆之天理則不通質  
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衆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五

怒難犯加糧於衆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居解不  
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戶之遠無如泰州也額數之重無  
如泰州也挈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各邑之難敵也故  
興化宣言曰泰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  
路信之謂泰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  
寃之甚也蚩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下河猶  
未沈水也民力尙未殫竭也耽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  
雁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沈爾田矣傾爾家矣  
叫閭無自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能不追怨當  
時之首事者乎今夫富室兄弟之析產也一取數多一

數寡然 皆不失富也 雖不平而猶以富故不之較爾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析產之多寡而求鳴之官也富 百姓之當 前役原輕後役加重然而力尚可支也心雖不甘而 以可勉支強應耳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輕重之不均而求脫於已也泰州今日何以異是糧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賠興化政府 以爲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於隣境何勢窮數極返本還原不當復秦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題請 兩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請當路親舉玉趾特詣泰州興化之境履畝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六

周 而咨 焉地之高下同否田之被水同否正於泰州順否改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兩州六縣是否 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之田的然示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然諭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節雖不恤而亦可免退 後言也

論

國朝

宮偉鏐

河三支一中市河一東市河一西市河卽李西河此三河風 所關 浥注之資亦南也先年開 崇 丙寅丁卯而湮沒幾

不可問皆緣南北二關脚夫倡言水關不可開開或多盜以至歲久淤塞若是則城門亦將重閉而後無事乎蓋河開則人物裝載小艇輕移河塞則凡水草貨物盤運脚夫得以索重價此輩之利居民之不利也來兵備陽伯在事廉知其實令在必行數十年葑合之地頓還舊觀惠莫大焉此河既開南北二水關當依舊例以時早夜起閉度開者不致復塞而諸美備焉三河川流而橫亘其中者爲玉帶河在察院與州治形家以爲玉帶橫腰在道治與學宮形家以爲水纏元武而迤西居民亦若是當年開市河原知玉帶河當開而開止東一半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十七

彼時爲黃公宛懷書室所妨然非黃公意也劉大參舊志謂城內市河南北徑直無潞洄之意惟舊蹟所謂玉帶河者東自太和橋入八字橋東止於淤塞而八字橋西古河舊蹟地形卑窪者皆是實爲泰之人文風氣攸關宋查周之盛多此焉出匪獨形家言也故首志云

議

易知單議

宮偉鏐

易知單在泰爲難知單矣何則泰州有官民田地之名無官民田地之實自黎公均攤土分輕重田五等曰金銀銅鐵鉛各有陞科實係人丁民竈米麥豆桑起編丁

地起存本折漕鳳錢糧俱刊全書之內所以當年易知單必開列應納細數每米一石該漕米若干該兵鳳徐淮米若干該銀若干每麥一石該銀若干每豆一石該銀若干每丁該銀若干其餘諸款項又必顯明彰著爲畫然之論務令小人得以周知比年以來但開人丁米麥豆桑總數每畝起科而細數不開因而奸里蠹胥積書騎重騎輕無從究詰而易知單並已爲難知單矣康熙己酉庚戌間州牧方公博采輿情開列應納細數設爲浮 此患稍息但宜甲飭人給一單卽給一票單有未悉票無隱情此泰州易知單從來利弊之大端也乃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十八

今於十一年春所見大有異焉何異爾則以有流抵之故有流抵則奸輩欲盡數吞肥分毫不與小民沾惠之故七八九十四年節奉蠲災不等其已征未征已解未解奉文清算 抵約畧總數硃簿與納簿存票不對納簿存票不對則硃簿不可爲憑知硃簿從來不可憑必依納簿存票 民始得沾惠而奸里蠹胥積書者流動曰數自上司派發夫上司安得而知今必當事者著落七八九十四年催頭將各納戶納簿存票彙齊清算而流抵數目始眞流抵數目眞而易知單始可無誤此一弊也雜辦銀藩司扣數合將已征在庫未解之銀作數

流抵而此銀久爲奸蠹侵用輒稱原欸民欠追補嗟乎  
雜辦真有民欠乎民欠可追以補雜辦乎此一弊也  
七年溢銀若干流抵八年八年溢銀流抵九年九年溢  
銀流抵十年至十年溢銀旣因硃簿不對納簿存票之  
數又扣雜辦若干兩虧而又虧爲數無幾不及十分一  
二今又突稱無欸可抵相應給還災民何處給還何人  
給還此又一弊也且所謂民欠者係除蠲免外完未及  
額之銀今將奉蠲之先溢完之數抵足未完合將未完  
追抵溢數流抵下年非別項所可支銷此易明也民欠  
之不可支銷此一說也且不特此也七八九十四年溢

銀卽十一年正項錢糧也七年兵米久已征完輒敢詳  
稱動支八年溢銀買解唬船修造例於報數時正額開  
銷輒敢詳稱動支溢銀應解弊中之弊不一而足始知  
前稱無欸可抵相應給還災民乃是如此給如此還如  
此而後爲有欸可抵也目下兵米唬船二事已奉上駁  
其詳與駁一切不與里民得知計如此不與里民得知  
之事一年中又不知幾何也溢銀之不可動用此又一  
說也此皆專指夫一年所見言也昨見高寶各州縣將  
易知單貼之通衢獨泰州從來深藏閤固人莫得而窺  
非慮窺見則民受其利誠以有此諸弊慮種種根究大

不便於作奸犯科之輩也去前所列硃簿雜辦給災民之三大弊正目前偶爾敗露兵米唬船二事弊中之弊又知民欠之不可支銷溢銀之不可動用而因二事以例其餘爲畫然之論以防其後庶十一年分邀惠於上者涓滴皆恩矣其十一年後庶其有瘳乎至泰州全書有官民田地之名無官民田地之實最易蒙濶作奸與各州縣不同若欲更張誠恐滋弊必於易知單內開列細數則前任方公浮票之設亦其大端其餘諸款項又必顯明彰著爲畫然之論民始易知在上焉者充類而力行之耳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

說

牙橋壩源流說

國朝

陳 績

海安鎮東徐家壩牙橋口內有富安新舊運河與上運河通河勢環繞鳳山之背爲去水歸宿之流卽爲各鹽場及興化鹽城串場河來水之源漑田資運民竈之身命繫焉自元及明由來舊矣萬厯年間建青龍插三插上插在於牙橋中插在賁家集 石插現存下插在富安場之西場南對濫泥河口三插以時啟閉爲上下河瀦蓄通行要津富安安豐梁埵東臺河埵五場鹽艘由此出插直抵揚州天啟時值河底淤淺鹽艘暫經泰州過

壩海安富戶田在上河近插者以下河水大上河水小  
遂于青龍插口私築小壩車水灌漑往來船隻畏不敢  
開而本鎮豪民王學乘便據此私收盤駁之資又思爲  
永久計適有如臯紳士李大生名之椿者官吏部文選  
司惑于形家言云此插係如臯尾閭宣洩不利且與五  
場商人有私隙思有以陰害之王學因通結大生賄囑  
鹽院崔呈秀藉以張士誠據安豐開河運私爲詞閉插  
築壩建呈秀生祠於壩側上設聖旨脾永不許開未幾  
奸黨敗崔祠亦燬 國朝初大生以謀不軌伏誅富安  
新運河向年淤墊康熙四十七年曾發帑金

命京口將軍蔡毓茂督工挑濬雍正八年再發帑興挑乾隆十  
一年河臣檄委効力人員高璘如泰州牧王永謙富安  
安豐場大使興挑是新運河在我

朝興挑三次其有益水利檔冊昭彰矣二十年間績與富  
安場商吳顯隆等因頻年旱災竈民窮困上逋 國課  
下無資生思復建插舊制不獨溉田利運且便於商旅  
之往來呈明巡撫莊公有恭檄委淮揚道親勘已准先  
置涵洞大有建插之機而如臯紳士石立等具呈撓阻  
有吳尚友者原任番禺令莊公番禺人也誤聽其言引  
張士誠開河運私作斷永不許開績竭盡心力毫無補

於民生 國計第思壩不屬於如臯管轄開本地之壩以救本地之田遂爲騷擾鄰封罔顧功令此壩之不當復開也何例所載何案可稽若謂以此堵截私鹽豈私鹽祇出富安諸場而上下十二場無之乎若謂上河蓄水利運可以省挑濬之費但 河稍有停 而下河立見枯竭上河挑濬之費未必真省而下河挑濬之費必由此多顧此失彼果能兩得耶今績司訓寧國距此事已十年暇日志其顛末以 後之問津者

傳

黃孝子傳

國朝 曹 濬 纂 縣 訓導 人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一

昔漢董永以粥身葬父稱孝 女傳誦至今瀛海有天宮村博興有孝子里而海陵 縑絲井三地相去各數千里皆爭爲郡邑 甚哉 知言孝子難得也然則孝子守身身可粥乎以葬父 可粥也然則父沒而身殉之孝乎然則父病而先死 孝乎然則使父生而銜悲終身孝乎雖然彼 父之生也彼不圖身之殞也彼不圖身殞而父存也彼不圖父存而爲已悲也父存而身殞甘矣身 而父悲不能知矣以吾親爲頃刻難留之親以吾身爲精神不敝之身知父而已烏知有身迨至白首愴然既喜有如是之子旋悲其有如是

之子斯孝慈兩得矣孝子黃以親九清病劇百計倉皇搥膺呼籲日夜勞瘁致疾親賴其勞而生親生而子死子死而親悲之而一家悲之而族之人悲之而鄉之人悲之嗚呼是其不知有身者較董孝子爲可悲而將久之泯而不彰也尤可悲也余司鐸此邦亦聞而悲之爲之傳

序

旌節贈言序

明

張瑞圖

晉江人

劉中壘傳列女首母教次賢明次節義余以謂節義之母往往兼賢明饒母教則盧孺人其最卓者也盧孺人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三

者今龍溪令徐君母也贈君見背時孺人年二十有五耳擗踊慟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分以身殉昏瞽中若有告者曰卽死奈孤何蓋是時令君方二齡而次君尙在遺腹未離裏也孺人悟迺強起飲泣曰昔人稱立孤難未亡人忍死任其難者庶幾報地下平令君稍長出就外傳入則挾筴受課機杼間操作呶唔作苦相弔也贈公家故壁立期功強近又皆貧儉莫能相惡孺人食荼茹藜未嘗言困惟考驗令君經義解否學業勤竄文章敏鈍以爲憂喜令君時讀倦少休孺人必誅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往矣謂若母能食而不能教耶

語罷輒泣令君亦泣蓋孺人之蓬首永心歷艱矢志四十年一日也令君業成稱名士然終以須時故孺人沒後之三年歲甲子而始舉鄉書又三年戊辰而始成進士則今上卽位之元年也令君旣成進士亟上疏彰母節天子嘉之與旌表如令甲令君謁選得漳之龍溪則又以改元覃恩贈所自生鸞簡龍章賁相及也漳之縉紳衿韋父老子弟高孺人之行豔令君之邁相與歌詠揄揚以備家乘而徵信史琅然成帙効之令君而令君顧益悲不自勝曰母爲不孝食貧之日久無論大者不能及母存而答其願雖尋常菽水或不能共給以佐母

歡而今奚逮也不佞則寄聲謂令君若無過於邑爲也造物之私人也富貴福澤以厚其生可耳至於篤人之名與節則不然必試之窮愁拂亂艱難阻險終其身或無開口伸眉之日其困彌甚故其節彌峻其名彌芳譬之草木凡卉倏菀倏枯歲瘁歲榮至於松柏女貞之屬則飽之以風霜厄之以犖确延之以歲年以堅其膚理深其根蒂而後萬乘之器千歲之膏得以融結成就道固然也且夫以君之才四十餘年抱璞泣玉無以慰劬勞則誠遲也至於虎變之日當龍飛之會甫釋褐而母旌甫縮符而母贈又何其響臻駢集也四十年而僂失

者之爲痛深則一年中而滋至者之爲恩殊孝思於死  
母者永則報禮於生君者重然則艱子之遇合以厚孺  
人之名與節易孺人之國恩以移子之孝爲忠造物者  
於君母子晦顯遲速之際有微指矣又何過於邑爲也  
蓋令君之爲龍溪也歲稔不登爲之哺乳瀕海多盜爲  
之戶牖其爲政鉏莠植苗兼雨露霜雪而用之傑然天  
下才也異日所樹當益駿受恩當益隆書之彤管播之  
通都頌說盧孺人以節義賢明而饒母教顯融昭明當  
益未艾龍溪士民特其嚆矢焉耳不佞於令君辱有一  
日之雅敬書之以當左契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五

重修安定講堂序

國朝

宮偉鏐

鄉國大祀有三曰從祀孔子廟庭曰鄉賢曰特祠近皆  
溷稱不知義有分屬無庸混而一之也如安定則崇祀  
孔子廟庭者也先時惟薛文清陳白沙胡敬齋王陽明  
諸公得與賢如心齋尙有俟論定此一祀也鄉賢崇祀  
鄉先哲固矣然非文學不與卽中葉粉飾太平士夫多  
以此尊其封公然皆封公曾列子衿者何則升堂入室  
以理學登進僅文藻可觀猶鯁鯁慮有遺行李暎碧公  
嘗謂魯論及門有四科今兩廡獨崇理學欲取漢唐宋  
明諸臣以道德勲名節義著者做四科以配慮其狹也

而律以四科必嚴必慎蓋可知矣此一祀也至特祠義加重而途實稍寬或文藻可觀誼行茂著及有功德於民者皆與焉然必題請而後行非謂祀之賢祠即可爲特祠以祀此又一祀也俗流失世敗壞冒濫僭越比比而然不知何年溷而無別似乎鄉賢一席是人皆可因緣而升又似以賢祀於其鄉卽不妨設特祠於鄉者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爲天下後世笑可勝道哉安定泰之如臯鄉人旣從祀孔子廟庭爲特祠於如臯如臯隸泰州州城內東察院故址其特祠也後焚於火又鬻於官泰山墩前舊有安定講堂則宋陳公垓李公駿承有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六

宋崇儒理學倡明之後爲郡大夫都人士講學行禮之地非專祠也因安定講書東魯泰山得家書平安字卽不復視故署講堂於此前有二杏則於杏壇之義有取焉又以岳忠武知泰州軍立祠其顛前人用意何其篤厚而溫文也哉先年竝祀范文正公王心齋公後奉文正入名宦祠奉心齋入鄉賢祠而安定巋然獨存卽以爲安定專祠可也變亂以後不逞之徒附公後人盤踞其中飲博爲非學使張公玉甲廉其實因別求安定後人而泰無堪此者移如臯得胡生其遠茂年讀書無黍廡祀又其講田輾轉質人張公捐俸歸田於其遠以供

祀事此與陳公李公均之用意篤厚而溫文者也講堂西北隅卽先曾理學公祠爲萬厯時學使孫公六吉題建在當年典章至重以理學公生平泰志傳述者彰彰已如斯矣後予大父明經公予父中憲公雖卓行宏文叨入鄉賢曾不敢入主其間何則典章所不載也而所爲特祠之重又可知矣每春秋上丁次日郡大夫及廣文先生博士弟子員講學行禮其間覩遺書考其蹟事不勝古處之慕焉實鄉國之上儀衣冠之盛節後生之模範也諸公志安定之志學安定之學際此鞠爲茂草其能漠然無所動於中乎予愧不文止以稍聞習事述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七

其初末俾後之君子勿替所自云

宮夢仁讀書紀數畧序

國朝

王鴻緒

華亭人

康熙丁亥春

車駕南幸駐蹕維揚宮定山先生以所編讀書紀數畧五十四

卷繕寫進呈 行幄

皇上親加披閱深用褒美令鋟板行世蓋以徵引博大有裨後

學故也時傳 旨爲京江相國張公澤州相國陳公余

忝列冬卿供職 內直亦得與焉先生奉 命付開雕

氏不踰年而剞劂成帙令仲孫炳和恭賚數十部上達

御前復荷 嘉答稽古之榮於斯極矣客歲先生走筆數百里

徵序於余余以此係

聖天子賞鑒之書何敢復贅一辭然思得以刊布而流傳者出於

上意則是書之成文教攸關余又樂得而揚挖者也因爲之序曰粵夫類書肇自蕭梁間而莫備於唐宋之代歐陽率更有菺文類聚虞永興有北堂書鈔徐學士有初學記白香山有六帖以至晏元獻之類要謝無咎之合璧著述紛綸後先蔚起顧從未有及於記數者有之自宋王尚書應麟小學紺珠始明則有張侍講九韶之羣書備數然挂一漏萬遂以爲集其成可乎夫數之時義大矣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八

數昉於庖犧之一畫而成於河圖變於洛書通於大衍總其大要不過一奇一偶上自天地山川下逮昆蟲草木凡有名可命者皆有數可紀事之繁也非得數以貫之則紛而難理物之夥也非有數以攝之則雜而無統周禮列於六菺唐世以之取士誠重之也顧載籍繁多汗牛充棟未易蒐羅學不贍則失之陋才不優則失之隘識不精則失之雜先生書擁曹倉軸盈鄴架擗摺薈萃親自編輯如陟蒙山如吞雲夢散語兼收儷詞並錄縷析絲分珠聯璧合入波斯之市寶光陸離不足爲其富也遊金谷之園萬花奪目不足爲其采也林邑揚

烹鍊融液不足爲其精也積絲成綵散繭騰花不足爲其細也蓋博類張華核逾崔豹學莫贍焉才莫優焉識莫精焉足使閱者安坐食跖無假祭獭洵可謂詞壇之陸海菑園之武庫也駕宋明王張兩先生而上之無疑矣顧余抑有說焉先生經術湛深遠繼江都中壘故發爲文章醇而能肆大而有則當其試禮部冠南宮名震天下旣入臺班垂紳正笏侃侃而談動關軍國嗣後敷歷中外爲封疆大吏本其所學見諸政事厥績爛焉今雅志歸田東山養重日手一編丹鉛不輟其纂輯之富足以囊括古今者不獨斯編之在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九

上前也當

萬幾餘暇或因事以求其數因數以求其義無待翻閱四庫博徵二酉一展卷而卽得可代行秘書矣然後知先生跡雖江湖而心存廊廟其廣搜博引以成一家而上邀宸鑑之知者誠非無本而致此試質之京江澤州兩相國其庶以余言爲知言也夫

跋

方洲記跋

宋

陳垓

是歲十二月望垓來海陵明月公改鎮池授垓方洲詩記行吟其間未嘗不會心竟解組去後五年叨踵郡寄

亟過之草莽蒙翳頽垣敗壁仰或壓焉青龍莊一日不可無莫有成之者忍溷以沽爲太息再三補花養筍或蓋或築柿爲莊亭竹間曰純節買地屬衢伉門六楹荆外園四亭游衍斯墟輿從斯闕而方洲景物全吾天矣過經武橋介邱平野疏爲湖以艦以亭以級以樓以欄納江挹斗而俯茲園人傑地靈眼中歷歷躡履而下起柁而東誦記與詩按以陶寫來者於今亦猶今之於昔乎勿問也公所規置卓然過人乃以年豐民和集事易爲天幸垓強顏再歲羽檄旁午調兵發廩如掾頭然其能葺增賢迹同民憂樂不尤幸耶垓於公爲門下士故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

彷彿滁書而刻之醒翁堂又二年紹定改元夏五劍池  
陳垓

重修安定祠題詩跋

國朝

張符驤

安定先生祠歲久傾圮大夫萊蕪魏公捐俸修復而別駕吳興潘公從歌咏之蓋從古賢牧必以教化爲先安定造士之法實可百世不敝卽其以三字提警孝穆其聲於今未絕使窮鄉晚進盡聞風興起猶吾胡公弟子也豈非兩公蚤夜所屬望者歟祠一修於潯江施公不三十年遂再構焉萊蕪之賢于是爲接武潯江但祠宇之完何至不及彥章畫像知兩公必有以處之不使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賦

野趣堂賦

明  
梅鶚

淮揚海州乾坤草堂偉高人之玉立閱野趣于蒼茫機  
或飛而或躍心勿助而勿忘忽全體之呈露煥大雅之  
文章蓋其澡雪世氛剝落物累雲萃詩書春生肝肺卷  
舒天地之心凌跨人間之世近取諸身寸心百慮而一  
致遠取諸物萬象異形而同體其喘息呼吸也氣同於  
物其所以喘息呼吸也氣通於帝惟玉堂兮天游覺冰  
壺兮月霽胡出戶兮知天粲舉目兮皆趣爾乃高明爲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一

棟宏毅爲梁精微爲室廣大爲墻曾哲先駕子思後驤  
駕風鞭霆歷覽無疆或超超太初或徹徹圓方或泠泠  
元氣或纒纒豪芒或幽陰鬼秘或軒豁神彰或陽輝艷  
艷或涼月光光或迅雷殷地或甘露生香或神靈和氣  
降於山牡或豚風蜃雨發於海王千變萬化一陰一陽  
時乎春也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綿葱蒨窳窳廻環雛  
鶯乳燕蜂蝶差池華醞甘放粉宿香棲臥護東風興入  
翠微時乎夏也朱明遍宇萬物光鮮雜葩照燭衆彩相  
宣大柳起風甘棠覆欄虛薨沉沉皓壁娟娟羽扇不搖  
清滿南軒惟芰惟荷妖冶廉纖清風徐度香氣滿天解

帶臨水吾心爽然及夫金飈蕩後玉露凋初西皇  
自東而驅老桂裴回秋容新沐月地雲階餘香剩馥黃  
花紫艷偕寒互綠一杯東籬三徑西蜀至若元冥按節  
瑞雪盈尺夜竹有聲朝堂虛白置酒褰帷飛軒憑虛洞  
壑在下玉樹交加有如貞極元生天理乘除亦可謂極  
心之至樂而真味之紆徐者也嗟夫人寰鼎鼎塊圯難  
齊或瓊琚玉佩或煙簑雨犁或集苑而笑或集蓼而悲  
或還復明月而泣或翻濁河清而嬉古瑟淒清或寫怨  
於神女飈車浩蕩或寄恨於安期或橫倚天之劍而無  
辭手藉或挾濟世之舟而有意天稽世態多方最難究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一

者物僞人情億變所不改者天機而能謝彼紛紜凝吾  
精神盈縮造化吐納顯冥不貪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  
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序閱四時之勝節宣萬物之情  
使夫上天下地森羅萬象或以奇正合離或以妍媸下  
上或以濃淡縱橫或以華佹摩盪高深互呈心日相狀  
風雲月露吾之清潔飛動也草木禽魚吾之妍茂奮躡  
也邊色閨情吾之慷慨而悽戾也車馬弓矢吾之馳騁  
而悲惜也油然者吾善之機泊然者吾藏之用也闔者  
靜闢者動而不動不靜者吾之統也陽明芳香者仁之  
條也幽陰凝肅者義之分也沛然而流者恕之推而存

之不欺者忠之蘊也大哉野趣之義乎伏羲得之而遠  
取近取曾點得之而灼見大意子思得之而鳶魚是察  
茂叔得之而庭草交翠希夷得之而花鳥皆春堯夫得  
之而雪月皆理伯淳得之而雲淡風輕晦庵得之而千  
紅萬紫蓋自文公之後三百餘祀而后儲伯雲崖得之  
以作野趣之堂弄丸遊戲於戲休哉吾是以賦此

鳳凰墩賦

國朝

潘鳴鳳

海陵之邑文獻之邦甲第纏聯而繼美英才輻輳以宏  
長麟麟炳炳喬喬皇皇說禮稱詩固君師雅化而成俗  
握瑜懷瑾亦川嶽鍾秀而發祥間閱輿圖博觀州志覺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三

宮之中園橋之際四圍華表嵌玉石以塗朱一道清流  
分淮瀾以繞翠植以芹藻間以荷芰環抱一墩巍峩孤  
峙豈夙號鸚鵡之洲卽今名鳳凰之地名何取也意有  
在焉念九苞之呈異瑞兆二儀之產英賢故欲與紫庭  
而並著因思與丹穴而同觀寧昔有授璽銜圖之遇今  
反無棲梧食竹之緣爰培龍門之萬株種衛濱之九畝  
霞蒸日映球琳之實同珠雨護煙迷碧玉之柯若堵待  
雙鸞之將翔會百禽而聚舞千仞其來五珍可覩似此  
呼名非樂聞於棄世之輩如斯稱謂或得慰乎憂時之  
人若夫楊震開堂馬融設帳接引而來攀援而上義理

闡揚詩歌跌宕文峯在前羅浮在望翠嵐則駝嶺霏微  
蒼波則西湖蕩漾煙火千家雲山萬狀巷誦塗吟樵謳  
牧唱聞見豁然而新心神悠然而曠乃知隄楊岸柳莫  
非染藝苑之宮袍并李山桃盡是出杏壇之支派信毓  
秀於此墩媿鍾靈於泰岱洵名勝之大觀實斯文之攸  
賴

補遺

湛淵靜語序

元周陳  
本州人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予客汪左得相師友始取  
惟文墨議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迺知文行之美出乎

泰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四

天性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刺股肉起母  
之疾既冠益孤貧依多書之家者二十年晝繙夜讀無  
大故不出戶庭文聲獵獵起既仕喜推挽後來成就寒  
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  
心何潛齋劉須溪牟獻之方萬里夾谷士常閻子靜姚  
牧菴盧處道諸公莫不禮遇相與爲忘年之游期於遠  
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爲樂將爲河爲海欲爲川瀆而止  
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嘗鼓一篋自隨客至卽屏去  
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等書  
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

所謂雜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惜汙塗竄益不加比  
緝予哀其勤慮其久致散軼勉爲次第并詩文合百卷  
靜語其一也湛淵名滿天下嘗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  
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  
予老矣尚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敘索言之庶知予  
取友之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  
年六十有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至大庚戌夏四月二  
日友生海陵周暕伯暘甫敘

